



默記

潁人王 銍 性之著

藝祖仕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  
攻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  
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  
之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  
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  
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  
敗暉整全師入憇滁州城下令翼日再出太祖兵再聚於關  
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  
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

究者固知為趙檢點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為與已如何曰非其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已敗畏其兵出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乘勝而出我師絕歸路不復有唯類矣太祖曰當復柰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衆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為矣太

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亟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其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為二救兵不至壽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箬中金瘡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

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甯治瘡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為淮南屏蔽去金陵纔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援則淮南盡為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為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咸鎬豐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為上介辟為歸德軍節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為宗臣比跡於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纔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頓感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元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曰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而出至野次止於五大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

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歸而崩明年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盛兆豈偶然哉陸子復為先子言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卅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王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搗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美即收之以為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

案王筆隨

手雜錄云名惟吉每供三代惟以美為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為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為名帥其英明有自云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遥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聞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

州下脫十九字  
今照旧本補

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乃有旨再對詢  
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  
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因七  
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  
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先子言錢做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一方  
無兵火之厄盖有社稷大勳雖其子孫莫知之也從太宗平  
太原既擒劉繼元以歸又旁取幽燕震恐既迎大駕至  
幽州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做掌後軍有來報御寨  
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後軍徐行故  
鑿輅得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敵覺之則殆矣盖一夜達

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做之功也

世傳王迴遇女仙周瑤英事或言非實託寓而為之爾是誠  
不然當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儲屢天晏元獻為  
相一日遣人請召迴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  
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仙游其人名在帝所果否王璐  
驚惶不知所對徐曰此子心疾為妖鬼所憑為家中之害所  
不勝言晏曰無深諱不知每與賢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王  
璐對曰間有後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  
中密託令似以皇子屢天深軫上心試於帝所問早晚之期  
與後來皇子還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辭後數日來云密言謾  
令小子問之小子言其人親到九天見主典籍簿者言聖上

若以族從為嗣即聖祚繇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言若此願相公勿以為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富鄭公乃晏壻也富公為宰相皇子猶未降故與文潞公劉丞相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官師罷相其父祚為觀察使致仕待溥甚嚴不以其貴少假借每賓客至溥猶立侍左右賓客不自安引去國史言之詳矣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爾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荅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

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荅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荅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竝無固問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孫免懃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太宗長子楚王元佐既病廢次即昭成太子元僖封許王最所鍾愛尹開封府擇呂端張去華陳載一時名臣為之佐禮數優隆諸王莫比將有青宮之立王豐肥舌短寡言娶功臣李謙溥姪女而王不喜之嬖惑侍妾張氏號張梳頭陰有廢嫡立為夫人之約會冬至日當家會上壽張預以萬金令人

作關捩金注子同身兩用一著酒一著毒酒來日早入朝賀  
夫婦先上壽張先斟王酒次夫人無何夫婦獻酬王互換酒  
飲而毒酒乃在王盞中張立於屏風後見之捩耳頓足王飲  
罷趨朝至殿廬中即覺體中昏憤不知人不俟賀扶上馬至  
東華門外失馬仆於地扶策以歸而卒太宗極哀慟命王繼  
恩及御史武元穎鞠治頃刻獄就擒張及造酒注子人凡數  
輩即以冬至日鑿釘於東華門外贈王為太子府僚呂端陳  
載俱貶官而張去華已去官旋以他事貶云去華之孫景山  
言親見其詳今國史載此事多微辭惟言上聞之停冊禮命  
毀張之墳墓而已

案宋史作毀張氏父母塚墓以張氏曾有招魂葬父母事也

晏元獻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玉髑髏因大富  
今弟兄異居欲分為數段元獻取而觀之自頷骨左右皆玉  
也瓌異非常者可比見之公喟然歎曰此豈得於華州蒲城  
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實於彼得之也元獻因為僚屬  
言唐小說唐元宗為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槌  
擊其腦元宗卧未起中其腦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客曰我  
固知命盡於汝手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  
且法善勸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  
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續通錄云元宗  
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  
也然則此乃真元宗之髑髏骨也因潛命瘞於泰陵云肅宗  
之罪著矣或云肅宗如武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厯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為殿前點檢一日有殿直衝節者訴於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點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聳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相對太祖望見卻立聳然上御袍襟領鑿折鞞躬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又間談錄云朴植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拓怒廂校弛慢於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

呂申公為相有長者忠厚之行故其福祿子孫為本朝冠族嘗因知制誥有闕進擬晁宗慤仁宗曰無甚文名命別擬人申公曰臣之所見或異於是今內外之臣文字在宗慤之上固多但宗慤父迴年逾八十受先朝尊禮若使其生見子為侍從且父子世掌絲綸尤為盛事迴必重感戴足以惇聖朝孝悌之風上許之即降旨召試是日亟命至中書迴方熟睡不暇白知也既畢還家而迴病老卧於牀上注目以待宗慤

之歸問今日來何晏也宗慤具白召試畢方歸故不暇白大  
人也問試得意否宗慤曰甚得意也迴大喜遽下牀扶行失  
病所在蓋久病卧於牀因喜其子召試而忘其疾也宗慤在  
詞掖久之父子每同錫燕搢紳榮之宋綬云自唐以來惟楊  
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至是有魏氏焉然則呂申公  
作相而卹人之老真宰相器也其有後宜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懿為母也章懿  
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號泣過度章惠太后勸帝  
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殯之仁宗  
即以犢車亟走奉先寺撤殯觀之在一大井上四鐵索維之  
既啓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壞也時已遣兵圍章獻之第矣既  
啓棺知非鳩死乃罷遣之

丁謂當國權勢震主引王沂公為參知政事諂事謂甚至既  
登政府每因閒暇與謂言必涕泣作可憐之色晉公問之數  
十次矣一日因問謂對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恥對人言  
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不肖為卒想見受艱卒杖責多  
矣老姊在青州鄉里每以為言言訖又涕下謂亦惻然因為  
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軍籍沂公曰曾既污輔臣之列而  
外生如此豈不辱朝廷自亦慙言於上也言畢又涕下謂再  
三勉之云此亦人家常事不足為媿惟早言於上庶脫其為  
卒之苦爾自後謂數數勉之留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  
豈不知軍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終自羞赧爾晉公每催之且

謂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陳沂公猶不欲謂又自陳之一日且責沂公門戶事乃爾緩謂當奉候於閣門沂公不得已遂留身踰時至將進膳猶不退盡言謂之盜權姦私且言丁謂陰謀詭譎多智數變亂在頃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齏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許之乃退晉公候於閣門見其甚久即頓足扶耳云無及矣方悟知其令謂自為己謀不使之覺欲適當山陵之事而發故也沂公既出遇謂於閣門含怒不揖而出晉公始悟見賣含毒而已不覺也是日既至都堂白兩府入議而不召謂謂知得罪祈哀於馮拯錢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謂家族在諸公矣太后欲誅謂拯申理之沂公奏請召知制誥就殿廬草制罷之不復宣麻太后從之責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竄崖州向使謂防閑沂公則豈有此禍故知權數在謂之上也

章獻太后智聰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泣語大臣曰國家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畢皇親外戚各以遷轉推恩惟宰執臣寮親戚無有恩澤卿等可盡具子孫內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推數恩宰執不悟於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以聞奏明肅得之遂各畫成圖黏之寢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觀圖上非兩府親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狄青善用兵多智數為一時所伏其出師討儂智高也既行燕犒士卒於瓊林苑中將士皆列坐酒既行青自起巡而問

之曰兜郎若肯隨青者任其願同去若有父母侍養及家私  
幼小畏怯不願去者便請於此處自言若大軍一起之後敢  
有退避者惟有劍耳於是三軍之士皆感泣自勵至嶺外無  
一人敢有怠惰者

儂智高犯廣南破諸郡官軍屢敗朝廷震動遂遣狄青作宣  
撫招討使青至洪州聞陶弼在外邑丁憂蓋弼久作廣南官  
也青至微服往見弼問策籌弼察其誠為青言廣南利害曰  
官吏皆成貪墨不法惟欲溪洞有邊事乘擾攘中濟其所欲  
不問朝廷安危謂之做邊事涵養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廣  
州乃官吏不用命誘之至此智高豈能出其巢穴至廣州哉  
今誠能誅不用命官吏使兵權在我一變舊俗則賊不足破

也青大奇之所以初至廣州按法誅不遵節制出兵而敗陳  
崇儀而下三十餘人明日一鼓而破賊二廣晏然者用弼之  
策也青南討至嶺下隨軍廣南轉運使李肅之等迎於界首  
具橐韃謁青曰某等隨軍轉運使今已入本界請大軍糧食  
之數及要若干碩數月日多少請預備之青荅曰此行亦無  
東西南北遠近所在亦無歲月多少之期既曰隨軍轉運須  
著隨軍供贍人人足備若少一人之食則先斬轉運使肅之  
等悚然而退故其軍食足而成功捷此善為將帥者也  
高遵裕之為將取靈州也范純粹胡僧孺為轉運使既至軍  
前大陳軍儀會將校二漕同稟此行軍糧多少月日遵裕撫  
鬚熟計久之反覆思索而言曰且安排一月二漕應啗對遵

裕呼書吏取紙自書一月軍糧狀遵裕判押照會訖廼罷其  
後靈州城下軍潰乏食死亡幾半朝廷罪遵裕遵裕以乏食  
自解置獄華州二漕使出遵裕所押一月軍令狀自解故遵  
裕深責而二漕止降一官以此二者觀之大帥之語默舉措  
可以見成敗矣

滕元發言杜祁公作相夜召元發作文字因觀其狀貌歎曰  
此骨相窮寒豈宰相之狀也徐命左右秉燭手展書卷起而  
觀之見眼有黑光徑射紙上元發默然曰杜公之貴者此也  
後與王介甫同作館職同夜值忽見介甫展書燭下黑光亦  
徑射紙上因為荆公說祁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  
歎曰子勿相戲安石豈願作宰相哉十年之間果如元發之

言

董士廉關中豪俠之士佐劉滄同擅築水洛城尹師魯大非  
之其後狄青帥渭希師魯意以滄擅興械送獄將按誅之時  
士廉已罷幕府至京師青言於朝檻車捕送欲至渭而誅之  
時士廉過華陰縣姚嗣宗知縣事姚董意氣之交也縣當發  
人護送而監者兵仗嚴密如護叛逆者不得語也嗣宗交護  
送者於路因呼士廉行第屢引兩手向上示之士廉應曰會  
得嗣宗意令作向上一路出此檻車也既至渭州青方坐廳  
事列兵仗威怒以待之士廉在檻車中大呼曰狄青你這回  
做也你只是董士廉礙着你你今日殺了我這回做也青聞  
之大驚不敢誅蓋青起於卒伍而貴常有嫌疑之謗心惡聞

此語因破檻車械送獄既在有司士廉得以為計矣其後反訟師魯賊罪師魯貶死而士廉從輕比者用姚嗣宗之計得脫也

狄青宣撫廣南平儂智高未出師先大陳軍儀數諸將不俟大軍之到先出師不利就坐擒陳崇儀等三十餘人拽出斬之次問余襄公矍然下拜而孫元規頗申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擇之問諸將兵敗亡之由擇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對曰太尉不得無禮無擇來時金口別有宣諭其客將在廳下即呼牽提刑馬遂就廳事上馬以出於甲冑兵戈之間既至所舍便溺俱下滿於鞍韉此所謂氣勝也蓋青武人非倉猝之間言金口別有宣諭以折其謀則必不免矣

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寘講筵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攜紙錢蓋已膏肓或遂不起即以弔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實久病忌攜奠禮以行然後數日即薨故歐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奏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上以不即視公為恨蓋此意也

曹襄悼利用既忤宦者明年會其姪洵在真定因侍婢與中饋爭寵嫁出之而洵猶過其家不已其夫不勝憤因洵袂衣夜淡黃襖子入其家而其夫山呼洵倉卒不知避宦者為走

馬奏之即倡言洩與其叔利用謀不軌差王博文勘其事鍛鍊既成以大鑊煎油拉洩烹之至今都監之解凶不可入蓋洩之冤魄猶在也歐陽叔弼言頃於青州王家見章獻與王沂公親札一紙云曹利用與其姪兒謀叛事理分明也須早殺卻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罷相鎮金陵呂吉甫參知政事獨當國會李逢與宗室世居獄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發范忠宣堯夫三人也王滕皆李逢親妹夫而忠宣李氏之甥逢之表兄弟獄事之作范公知慶州忽臺獄問皇祐年范公與逢相見語言不順范公倉卒無以為計忽老吏言是年文正方守慶州檢架間庫有文正差兵士送范公赴舉公案尚在據其年月則范公方在慶州侍下其月日不同安得語言與逢相見也遂據公案錄白申臺中乃止向非公案則無以解紛矣范公得脫而元發坐親累落職知池州王以東宮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王介甫罷相守金陵呂吉甫參知政事起鄭俠獄欲害介甫先罷王介甫放歸田野王呂由是為深讎又起李逢獄以李士寧介甫布衣之舊以寶刀遺宗室世居事欲陷介甫會朝廷再起介甫作相韓子華為次相急令介甫赴召其事遂緩故介甫星夜來朝而得解焉李之儀端叔言元祐中為六曹編敕刪定官見斷案李士寧本死罪荆公就案上親筆改作徒罪王鞏本配流改作勒停劉瑾滕甫凡坐此事者皆從輕

此焉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主子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曰章聖曰孩兒早許大也昭陵出閣以為春坊謁者後擢用副富鄭公使北作殿前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宮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為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有自弼惶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歲月非弼進擬出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為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皇恐執詣有司以為狂人而黥配之其實非狂也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避藩邸諱改名致頗疎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諡勤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卧內茂實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奇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於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與邸中作塔此可怪也

韓魏公帥定狄青為總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牡丹者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譏其面有湮文也青來日遂答白牡丹者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州青留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誅之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於階之下懇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免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立青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白總管立久青乃取退



蓋懼并誅也其後魏公還朝青位樞密使避水般家於相國寺殿一日袂衣淺黃襖子坐殿上指揮士卒盛傳都下及其家遺火魏公謂救火人曰爾見狄樞密出來救火時著黃襖子否青每語人曰韓樞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進士及第耳其後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慮出青知陳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滅

王廣淵識英宗於潛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之事莫不以聞又論宰執專權須收主威英神二朝俱主其說時宰患之無如之何乃反聞諫官司馬君實力言其姦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廣淵竟出外世徒知君實言廣淵而不知宰相之反間也然則陰諷臺諫以逐人主親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後神宗時君實言楊繪不當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與滕元發令諭繪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為陰人使之耳蓋廣淵被逐嘗言君實純直受人風指之誤而云耳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殿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坳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元發在坳坳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只我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歐陽大春湖南人元祐初為廣東幕官嘗夢入一僧舍稍新潔有大榜大題其西室曰宰相蔡確死於此室既寤不曉其旨時持正尚在相位未幾聞外補而大春以漕檄權知新州一日入僧舍宛然夢中所見又有西室亦如夢也方歎息與

同官言之未幾持正責新州州無他僧寺竟居於此寺而所  
卒之地悉如前夢又何異也

李宗易郎中陳州人詩文琴棋游藝皆妙絕過人前輩中名  
士也晏臨淄公為陳守屬伏暑中同諸客集於州之後園時  
炎曦赫然晏公歎曰江南盛冬烘柿當此時得而食之應可  
滌暑也宗易忽對曰此極易致願借四大食合公大驚遽令  
取之宗易起入於堂之西房令取合復掩關少刻而出振衣  
就席徐曰可令開合既如言烘柿四合俱滿正如盛冬初熟  
者霜粉蓬勃分遺眾客及其家靡不沾足晏公曰此人能如  
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疏之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  
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  
也一日語及北邊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人追之僅  
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  
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人乃不共戴  
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  
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邊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  
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子言  
王君辰榜是時歐公為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試南  
宮將迫省試忽患疫氣昏憤同試相迫勉扶疾以入既而疾  
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忽有人腋下觸之李驚覺  
乃鄰座也問所以不下筆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場難

得已至此切勉強再三言之李試下筆頗能運思鄰座者乃見李能屬文甚喜因盡說賦中所當用事及將已卷子搜過鋪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折拽回互盡用之不妨李見開懷若此頗覺成篇至於詩亦然是一日試程半是歐卷半是歐詩李大感激遂覺病去論策二場亦復如此榜出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後李於家廟之旁畫歐公像事之等父母以獲祿位者皆公力也李嘗與先祖同官引先祖至影堂觀之先祖先公每言此以為世之場屋虛誕以相忌嫉者之戒云

京兆李植字化先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為侍禁約婚慈聖既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其前植驚走踰牆避之后時即還母父家俄遷為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為有道之士也劉貢父過寶應僧舍與昭禪師者語壁有畫山水極妙昭語貢父乃化先所畫貢父率然贊之曰昆侖有名瑤池非實在夢暫覲觀幻旋失惟是墨妙半壁蕭瑟崎嶇坎壈雲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筆端物大士觀化四海一室

先公言劉莊恪公平初及第為常州無錫尉時有巨盜在境上未獲會歲旦入謁縣宰是時循國初故事多用齊魯鄙朴經生為縣令而無錫令又昏老之經生也令廳吏贊簿尉廷趨而端坐於廳事受之平素尚氣不能堪徑趨廳事捧而奮拳痛歐之踣於座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傳尉歐死令矣

平亦不顧歸而酣飲至醉羣盜聞歐尉令死大喜乘節日至  
邑之草市飲酒會有密報平者乘大醉亟呼弓手并市人往  
捕之諸盜俱醉且不虞尉能遽至也平手殺五人擒得者二  
十餘人全火并獲凱旋歸邑會令家嚙藥救之得蘇功過俱  
奏上詔改大理評事知鄆陵縣由此知名

王荆公於楊寘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時晏元獻為樞密使上  
令十人往謝晏公俟衆人退獨留荆公再三謂曰廷評乃殊  
鄉里久聞德行鄉評之美況殊備位執政而鄉人之賢者取  
高科實預榮焉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飯荆公唯唯既出又使  
直省官相約飯會甚慇懃也比往時待遇極至飯罷又延坐  
謂荆公曰鄉人他日名位如殊坐處為之有餘矣且歎慕之

又數十百言最後曰然有二語欲奉聞不知敢言否晏公言  
至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乃泛謂荆公曰能容於物物亦容  
矣荆公但微應之遂散公歸至旅舍歎曰晏公為大臣而教  
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荆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  
陵時說此事且曰我當時大不以為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  
人人與之為敵不能保其終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  
復不知能容於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為之言也

王荆公議 按問自首法舉朝紛紛唯韓持國與公議同  
一日晚見持國歎曰此法至近而易知之事乃與時議如此  
大異持國因曰此事維與介甫同因夜來枕上不能寐細思  
之亦有可議也荆公歎曰此一事安石理會來三十年矣持

國以一夕聰明勝之不亦難乎

夏英公其父侍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時冬月盛寒見道左有嬰兒啼甚急蓋新生子也立馬遣人燭下視之錦綉文襖插金釵子二隻且男子也夏無子因攜去育之竟不知誰氏子焉稍長其父沒王事得官潤州丹陽主簿姚鉉作浙漕見其人物文章薦試大科遂知名

章子厚作宰相日齊州奏孫耿鎮監鎮武臣私官奴乃本鎮富民所蓄也一夕詣官奴為富民結客歐之傷重垂盡而逸且陰遣人訴於州州奏監罪請寘於法子厚為請富民誅於鎮市中監官放罪還任

神宗遣貴璫張茂則傳宣撫問韓魏公公待以舊例常禮或謂公茂則貴密方親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謂此也我若過禮之茂則歸見必為主人所窺不若且守中而已乃所以防閑也

陳秀公罷相以鎮江軍節度使判揚州其先塋在潤州而鎮江即本鎮也每歲十月旦寒食詔許兩往鎮江展省兩川送迎旌旗舳艦官吏錦繡相屬於道今古一時之盛也是時王荆公居蔣山騎驢出入會荆公病愈秀公請於朝評帶人從往省荆公詔許之舟楫銜尾蔽江而下告街於舟中喝道不絕人皆歎之荆公聞其來以二人肩鼠尾轎迎於江上秀公鼓旗艦軸正喝道荆公忽於蘆葦間駐車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舟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見秀公大慚其歸也令罷舟中

喝道

先子言元豐末王荆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盛夏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見即於道左遇之荆公捨蹇相就與茂直坐於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牀也語甚久日轉西矣茂直命張繖而日光正漏在荆公身上茂直語左右令移繖就相公公曰不須若使後世做牛須著與他日裏耕田

華州西嶽廟門裏有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其高數十丈砌數段為一碑其字八分幾尺餘直上簿雲霄也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於碑樓上巢怒并樓焚之樓既焚盡而碑字缺剝焚損十存一二也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邑希仁初為陝西都轉運使纔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初

不知焚碑之由禮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顧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為何人燒了嗣宗作秦音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柰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柰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曰郤道賊姓黃名巢希仁知其戲已默然而去希仁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

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寧鳳子儀家喬氏所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也耶

李師中誠之其父緯坐鎮戎軍退陣當斬誠之赴省試訟父之寃且乞斬韓魏公以其起陝西民兵乃應賊致敗是時誠之叔絃知開封府誠之方年十八歲一日絃坐廳事見朝廷押上書人至階下視之乃其家六秀才也尋得釋是年遂登科

李師中與王介甫同年進士自幼負材氣一日廣坐中稱其少年豪傑介甫方識之見衆人稱譽其豪傑乃云唐太宗十八歲起義兵方是豪傑渠是何豪傑衆不敢以對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為故舊荆公嘗戲拆貢父名曰劉攽不值一分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拆荆公名曰失女便成客無以真是如下交亂真如上交誤當宁荆公大歎而心銜之嘉祐中士大夫之語曰王介甫家小底不如大底南陽謝師宰家大底不如小底謂安石安禮安國安上謝景初景濞景平景回也

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既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目既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成康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也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

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唯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意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於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是榜為省元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斥夏英公高文莊公曰惟竦若訥一妖一孽後聞夏英公作相夜走臺諫官之家一夕所乘馬為之斃所以彈章交上英公竟貼麻改除樞密使緣此與介為深讎其後介死英公每對官吏或公廳時失聲發歎曰有人於界河逢見石介來後卒有投蕃將發棺之事有旨下兗州驗實杜祁公罷相守兗州力為保明乃免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左散騎常侍貶靜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

徐十郎有鉉錯告敕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求所謂徐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歸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偽銀青光祿大夫知內史事上柱國徐鉉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晏知止作府推時諸子房中案牘猶多祖宗自批判者文字甚衆祖宗時不惟宰相雖百執事皆起復至富鄭公乃以太平而辭耳本朝儒臣楊大年王元之晏相皆不曾持父母服也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則起復耳此孟朝廷禮貌況在兵革之際乎其來否則在人耳

蹇授之以廢孟后見章子厚言後一段當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謂立劉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宮子厚



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為蜀孔目官事張乖崖時見發郡人陰事而誅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觀一小冊每鈎距得人陰事必記之冊上書訖入箱封題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測也然每觀小冊則行事多殺人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觀小冊忽內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其小冊觀之盡記人細故有已行者即朱勾之未行者尚衆也文度閱畢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毀而焚之乖崖還見几上箱開已色變及啓觀小冊已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請命曰乃某毀而焚之今願以一命代衆人死乞賜誅戮乖崖問其故荅曰公為政過猛而又陰採人短長不皆究實而誅若不毀焚恐自是殺人無窮也乖崖徐曰貸汝一死然汝子孫必興自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既起家又以其家三翰林百祿為執政何乖崖之知人而賞文度其後果興

小說載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者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司馬溫公為相除張茂則之子巽為閣門使本朝無內臣之子在閣門者君實明日語給事中蔡元度王子發曰光不敢爭正留以成給事之賢名耳

楊康國為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礪諒陰榜赴省試時以汴河

上舊省為試院既聞榜出與同試數人自往探榜既出門則報榜者紛然天漢橋忽有肥舉人跨蹇自河路東來者問報榜者曰狀元何人對曰彭汝礪也跨蹇者聞之即時回更不至省前康國追問隨行小童曰此雍丘許秀才名安世也康國駭之次舉聞安世第一人及第也

李公弼字仲修登科初任大名府同縣尉因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關雎也因言此禽有異每棲宿一窠中二室仲修令探取其窠觀之皆一窠二室蓋雄雌各異居也因悟所謂和而別者以此也鷲而通者習水而善捕魚也和而別者因此悟明二語疑衍文仲修且歎村落猶呼曰關雎而和而別則學者不復辨矣

東坡自海外歸至南康軍語劉義仲壯與曰軾元豐中過金陵見介甫論三國志曰裴松之之該洽實出陳壽上不能別成書而但注三國志此所以陳壽下也蓋好事多在注中安石舊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軾對以軾於討論非所工蓋介甫以此事付託軾軾今以付壯與也僕聞此於壯與盡直記其舊言

時彥舉進士第一人後為江東小漕因按部舟行於大江阻風繫舟僻左港汊一山下因與同載二三舉人盡卻從者上山間步山甚峻披荒以行及轉山背忽一小寺出於山頂已有一老僧下山迎問曰豈非時狀元乎彥既訝了無從者且非當路何以知其至也僧曰此寺佛殿後有人題壁曰某年

月日時狀元到寺某志之有年今日乃其所記之日也時某  
及時晨起相望久矣彥始吐實而未之信也相與至佛殿後  
旋掃去積塵始見其字皆如僧言而別有題年月則彥尚未  
生之前也觀其榜又曰此去十三年官終四品彥錄之以歸  
嘗以語於人至大觀初彥以吏部尚書卒一作禮部尚書正四品距  
見題字時適十三年矣

劉瑄河中人樞密學士綜之孫也其生母王氏一作庶母非既生  
瑄而出外瑄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尋訪王氏了  
不能得遂棄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  
年而瑄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為人會歲除日行次汝洛間  
地名彭坡者逆旅羈棲歲盡未遂所志泣於村市酒肆中忽

見日者瑄憂鬱中謾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  
父母文動必求訪父母今坤卦為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  
生求之未見曰喜神臨如化之速但不須發也只留此以俟匪  
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以賀矣瑄雖心喜  
能知本意而後段悠漫乃日者常態唯唯不應日者臨行猶  
曰即應無相忘也瑄愈惑旋聞簫鼓喧闐乃村人嫁女於除  
夕也舉酒肆人奔往觀之瑄獨坐無聊已而觀者稍復遂坐  
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  
送女者所生也其壻家去此纔十步此婦人先在一大官家  
聞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為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  
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於

資送女甚厚也瑄引身稍相近問翁知媪之姓氏與前主之  
姓乎曰此婦姓王聞前主姓劉其子小名則瑄也瑄始驚問  
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放停兵也固常役於其家且每  
視我此事故我常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貌以千計矣出  
腰間繫衣中小紙示瑄因略道所以方語話酬酢間村市小  
兒之慧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問瑄詳細曰當為  
驗之然瑄久求母不獲而為人給之疑似多矣意事與名字  
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兒輩與老兵繼往婦人聞  
之亟遣騎乘迎瑄瑄猶未信漫往既各細驗之真瑄母也貯  
心滋久再見於不料母子相持號慟殞絕於村市久之事定  
因訪日者莫見也問於村中亦曰未嘗有此色目人意以瑄  
純孝所感天假神靈以告之爾瑄後迎母同居久之以壽終  
瑄任遇神宗累膺繁劇為世名臣二子何勃皆登科其家光  
顯貴盛亦天之報也

李教者都官郎中曇之子自少不調學左道變形匿影飛空  
妖術既成而精同黨皆師而信服焉曇之母以夏月晝舫於  
堂而堂堦前井中忽雷電霹靂大震續有黃龍自井飛出曇  
母驚起開目見之怖投牀下經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變龍  
即教也曇見母死吼怒杖之垂盡逐出教益與惡少薄游不  
檢一日書娼館曰呂洞賓李教同游曇知其尚存也遣人四  
出捕之尋獲矣教皇窘自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其徒皆  
左道用事聞教妖術最高聲言教為謀主用事朝廷亦知教

妖術最高果為則用不可測也聞之大駭捕曇及教妻免兄弟下獄冀必得教雖曇言教逐出既自縊死終不信也又於娼館得教所題教與呂洞賓同游又詔天下捕李教及呂洞賓二人會貝州平無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知其寓託無其人乃已雖知貝州無李教所部監司太守如張昱之張存十數人前皆重貶曇責昭州別駕教妻子皆誅死今仁宗實錄雖載此而無如此之詳故表見之呂文穆蒙正少時嘗與張文定齊賢王章惠隨錢宣靖若水劉龍圖燁同學賦於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鄉先生一日同渡水謁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應門曰師出矣衆問僧何為師道士僧曰學術數於道士三十年矣衆因泛問之僧曰吾

師切戒術未精慎毋為人言君等必欲知明日復來扣師可也明日遂見之文穆對席張王次之錢又次之劉居下座坐定道士撫掌太息衆問所以道士曰吾嘗東至於海西至流沙南窮嶺嶠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謂貴人以驗吾術了不可得豈意今日貴人盡在座中衆驚喜徐曰呂君得解及第無人可奉壓不過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將入相三十年富貴壽考終始張君後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貴壽考終始錢君可作執政然無百日之久劉君有執政之名而無執政之實語遍及諸弟子而遺其師郭君忽然以為謬妄曰坐中有許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動徐曰初不受饋必欲聞之請得徐告後十二年呂君出判河南府是時君可

取解次年雖登科然慎不作京官延卿益怒衆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詔下文穆果魁多士而延卿不預明年文穆廷試第一是所謂得解及第無人可壓矣後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鑰之命悉如所言延卿連蹇場屋至是預鄉薦鹿鳴燕日文穆命道士與席賓散獨留二人者入內閣盡歡如平生文穆矜歎賦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為丞相出黃扉兩朝鴛鴦醉中別萬里烟霄達了歸羽客漸垂新鶴髮故人猶著麻衣洛陽謾說多才子從昔遭逢似我稀道士索紙札似若復章者乃書偈曰重日重月榮華必別笙歌前導偃師看雪文穆心知其異敬收之其後錢貳樞府未百日罷張王先後登庸劉守蒲中朝廷議除執政命未及下而卒延卿以文穆極力推挽登第未久改秩後卒無一差者獨贈文穆之偈乃致仕薨於西京以重陽日喪過偃師是日大寒微霰笙歌乃教葬鹵簿鼓吹也

鄭翰林獬郎官紆之子也獬雖自時名然累赴殿試省試俱不利紆為狄青征廣南辟客是時儂智高鴟張未知勝負留家在雍丘舟中而獬赴殿試罷在京師候唱名其母與盡室憂紆從軍未知吉音又憂獬仍舊黜於殿試一家屏默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鳴聲甚厲震動兩岸舉家不知所為釜鳴未定忽岸上亟尋鄭郎中船乃報捷者南來且附紆書云已破儂賊殺戮殆盡走入溪洞且議賞超遷矣語次又有北來報榜者馳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出已狀元及第矣釜

鳴蓋有為吉者

鄭毅夫幼弟名猷字獻嘉風流文雅人物秀少翩翩佳公子也又自幼隨侍毅夫守東南名郡如錢唐之類所閱佳麗皆一時之選喜讀書而詩章翰墨皆有聲毅夫既沒求監安州酒稅安州其鄉里以便親養也久之湖南招降得蠻首舒光勇者溪洞生黎面色如漆聲音侏儻如鬼物然朝廷不殺以三班差使亦來監安州酒稅與猷同官猷以其素茹蛇啣蠱之人每於其家送食必作兩分與之對飡然光勇終不快意蓋未嘗知中國家常饌也每食饌畢必令攔頭輩於務前餅店以四錢買胡餅二枚光勇既取食必大稱味之美以謂平生未嘗知此味也一日又以對猷言如前猷因語之曰汝本

士夫

溪洞腥臊生蠻不知有飲食乍得此至下之物食之以為未始有也猷謂所善曰此事固小可以喻大凡不知而妄作者皆舒光勇之類也

王景彝以御史中丞知貢舉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對客云就試前夢街御上騎驢而墜地今果為驢子所落景彝聞而大銜之其後平甫試大科景彝彈其士檢不修罷之又曾子固作中書舍人還朝自恃前輩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為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謹子固問賢是誰德占曰禧姓徐子固荅曰賢便是徐禧禧大怒忿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密疏罷之又攻罷修五朝史

喻皓所造開寶塔為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晝人見塔上一燈  
明頃刻數盞以至千百盞須臾大雷雨作而焚盡都人大駭  
此真天火也祖母為先子言

劉原父就省試時父立之為湖北轉運使按部至鄂州與郡  
守王山民宴於黃鶴樓數日不發謂守曰吾且止此以候殿  
榜兒子決須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雖令以才俊  
豈可預料立之曰縱使程試不得意亦須作第二人未日殿榜劉州繼得家  
書云初考乃狀元為賦中小誤遂以賈黯為魁立之即以書  
示郡守而行所謂知子莫若父也

頴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封丘獨守城不下其曾祖嘗  
隨太祖自攻之後守封丘者奏職既入拜諸司使開陳橋門  
以迎太祖即斬守門者又言其祖乃安習太宗判南衙時青  
州人攜一小女十許歲詣闕理產業事太宗悅之使買之不  
可得習請必置之遂與銀二笏往習刀截銀一二兩少塊子  
不數日竊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習甚嚴南衙遂藏習  
夫婦於宮中後至登位才放出故終為節度留後其青州女  
子終為賢妃者是也

歐公云太祖英武潞州李筠反狀至懷其奏召其子皇城使  
守節言父反事惶恐次謂彼只少爾但速去來日方出奏示  
臣寮守節至潞州開城降兵不血刃

慶曆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獻為樞密使楊察晏壻也時自  
知制誥避親勾當三班院察之弟寘時就試畢負魁天下望

來日殿榜劉州  
原父果第二名



未放榜間將先宣示兩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小賦求察問  
晏公已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對見寘之賦已考定第四人  
出以語察察密以報寘而寘試罷與酒飲酒肆聞之以手擊  
案歎曰不知那個衛子奪吾狀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  
一人卷子進御賦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懌曰此語忌不可  
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  
不為狀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韓絳遂取第四人卷子進  
呈上欣然曰若楊寘可矣復以第一人為第四人寘方以鄙  
語罵時不知自為第一人也然荆公平生未嘗略語曾考中  
狀元其氣量高大視科第為何等事而增重耶

楊宣懿察之母甚賢能文而教之以義小不中程輒朴之祭  
省試房心為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  
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為人所壓若二郎及  
第待不教人壓卻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寘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公慶厯中為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詭諸公將  
大有為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  
州即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  
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職魏庭堅踰濫二人  
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  
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都運令計議河北  
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  
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

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妹一作虔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虔州司戶罷以替名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異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

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吏人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奏監稅公責告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徃布郡條體余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為朋比願弭事端漏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聞有司而私密省寺潛召胥役跡其阿比之實尚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荆公為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前昭明主之於其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

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爾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嗣叔外為舉人上書陳相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書曾存之言

歐陽公為河北都運使時程文簡知大名府歐公性急自大而文簡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憤爭因從而罪之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簡迎於郊因問歐公所以外補之由公歎曰吾儕要會得此正唐宰相用李紳韓愈令不臺參故例耳吾二人豈可墮其計中耶文簡亦大歎二人遂益交歡相好宰相聞知不久有孤甥之獄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豔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為千牛謁者父遣往視之因是以秘計相親盈盈遂匿於其室甚久千牛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甚無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帶幕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則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效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問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為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國何以久安耶此傳晏元獻手書在其甥楊文仲家其間叙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為藥鋪役人與高繼安者謀之詣府自陳并妄以神宗與其母繡抱肚為驗知府錢明逸見其姿狀魁傑驚愕起立後明逸以狂人置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以絕羣疑翰林學士趙槩亦言青果然豈宜出外若其妄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當誅遂命槩并包拯按得姦狀與繼安皆處死錢明逸落翰林學士以大龍圖知蔡州府推張式李舜元皆補外世妄以宰相陳執中希溫成旨為此故誅青時京師昏霧四塞殊不知執中已罷是時宰相乃文富二賢相處大事豈有誤哉

劉原父好雜記事或古或今動成卷軸予嘗見其一卷內逐段事一云蕭固為廣西轉運使時儂智高未反但誘聚凶命陰為窺邊計邊吏皆不悟固遣人誘說且奏朝廷乞與智高一官善撫之因令間文趾奏下樞密院難問再三固又言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至六七皆不報固既召歸智高果反破城殺吏大困一方所至騷然至遣大臣僅免敗亡則樞密院乃歸責於固以知吉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又一云進士滕甫最能為省題詩皇祐元年秋青成功於廣西時甫廷試西旅來王詩云葱嶺占佳氣氈裘拜未央最為佳句此皆原父親札爾康定中元昊上言為諸羌所擾不得已請朝廷加一名號宰相大怒即乞削屬籍出兵

加討時惟諫官吳育言夷狄難以中國叛臣處之乞加以名號不聽卒致侵邊患頗與固相類然古今如此者多矣鄭畋乞與黃巢節度使呂琦乞和番之類是也

劉原父學際天人知永興日已被病時所親賈常彝父同在雍夏月與常露坐一見流星甚大原父驚曰當有親王為九五者後數月乃英宗為皇子

趙至忠虞部自北地歸明嘗仕遼中為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廷雜記之類甚多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疆都監妻女皆為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為北都教官因覽此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

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淚臨江悲去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蒼黃三鼓溲沔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徧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

君椎髻泣窮年丈夫飄泊猶堪憐余嘗遊廬山見李主有國  
時修真風館皆宮人施財刊姓氏於碑有太寧公主永嘉公  
主二人皆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龍衮江南錄有一本刪潤稍有倫貫者云李國主小周后隨  
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而出  
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  
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富鄭公猶為舉子每與公往來是  
時胥夫人乳媪年老不睡善為冷淘鄭公喜嗜之每晨起戒  
中厨具冷淘則鄭公必來公怪而問之乳媪云我老不睡每  
夜聞遠宅甲馬聲則富秀才明日必至以此驗之若如常夜  
則必不來歐公知富公必貴

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嘗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  
游山須是帶得胡餅鑪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真率  
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  
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

李士寧緣以金釵龍刀遺世居坐罪許安世亦連坐焉初許  
既魁多士其父許玩為越州知錄往省覲道出杭州見沈文  
通召食罷延之書齋玩好盡在見此寶刀以金塗雙龍纏之  
製作精巧光芒射人安世見而歎愛且屢目之文通曰少張  
喜此耶通自得此刀家間禍患相繼每欲與人今公方魁天  
下福氣必能勝之敢以為贈安世得之寶惜特甚而士寧素

為安世所仰一日以示士寧見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此徐溫所佩有二刀焉其雌者士寧已得之此其雄也士寧為此刀親渡海往外國求之而不得今乃近在公處歎息驚駭久之安世問其意士寧密曰我大丹未成不得仙去者此刀未獲也若得此二刀以鍊丹不惟我受其功藥成亦可分遺公矣安世素神信士寧遂舉以與之爾後寂然久之至世居事作此刀在焉乃士寧私以遺世居也士寧既坐私入宮贈詩與世居又有龍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詢其所由乃安世處得之故亦坐貶噫物之為禍有如此者

先公言與閻二文詢仁同赴省試遇一少年風骨竦秀於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是時盛冬因相與於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荆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召不赴荅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旦晚且來霧不惟赴省試盖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詢仁云舍人既來誰不願賃宅何必預尋元澤荅曰大人之意不然須與司馬君實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擇鄰必須司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兒曹有所觀效焉

政和中青溪知縣奉議郎盛侖因事對移桐廬縣丞冬至夜宰會同官至深夜明日五鼓漏欲盡往賀邑宰未出坐於客次見有緋魚入坐盛既至遽起就馬亟去且云兒子不孝某有職事天將明不可留矣侖驚問小史荅云知縣尋常享祀最早夜來以會客飲酒過多天曉方設祭此其先父也

呂吉甫自罷參知政事最為偃蹇元祐間貶為散官居於建州凡十年再見紹聖固當預政章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計逐之老於為帥繼蔡元長久據大權以妖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覺作相始薦於上皇召為宮使留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受恩雖出於累朝去國四十二年留侍方從於今日徽廟大喜甚有大拜意一日書於紙曰何執中除太傅平章事張商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書之矣適一士人獻宮詞百篇其一首云先帝熙寧有舊臣曾陪元宰轉洪鈞嗣皇不減周文美八十重來起渭濱徽宗改不減作不啻御書二扇一以賜吉甫衆謂必相矣然何執中鄭居中方攻天覺盡用其黨逐天覺門人起大獄為奇禍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卒於京師其命矣乎賀方回遍讀唐人遺集取其意以為詩詞然所得在善取唐人遺意也不如晏叔原盡見昇平氣象所得者人情物態叔原妙在得於婦人方回妙在得詞人遺意非特兩人而已如少游臨死作識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於西方淨土若王荊公司馬溫公趙閱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賀晏而已凡古之詞人盡如此而已矣若荊公暮年賦臨水桃花詩還如景陽妃含嗟墮宮井此善體物者也然不止此而已終云惆悵有微波殘妝壞難整此乃能見境而卻掃除淨盡此所謂倒弄造化手也

章子厚在睦州見貢士學制放下謂郡守方通曰蔡元長改



學制自舊用詩賦也有狀元也做宰相後用經義也有狀元也有宰相

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倩英有殊色公寵嬖之一日其子援至所居烏龍寺僧房有玉界尺在案上乃公所愛因究其所從羣婢共言與僧通已久公怒令為繫婢布衣執爨而已未嘗箠也而罪羣婢不能防閑縛而盡箠之倩英既執爨請令十二縣君供過乃援妻也縛其僧箠而送郡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即械送獄郡守方通親鞠而亟斷之杖其背廳事震動而僧不動如山倩英執爨四十日夜敝申公思之令援曰十二縣君不須出令倩英依舊伏侍倩英卻著舊衣倩英堅不肯著呼至前曰相公送至州縣則送之倩英不著好衣不伏侍相公倩英寧死爾言訖吞氣立死

世言章申公在睦州遇猿事時方通為守實然也云有大猿數十章遂使人擒而縛之忽於烏龍山後突出數千大青猿解縛奪而去之人皆莫敢近余晉仲目擊

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有歧路人獻雜手藝者作踏索之伎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遂緣索而上快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莫測已而守衙排軍白公曰頃嘗出戍曾見此等事但請闔郡譙門大索必獲蓋斯等妖術未能遽出府門也公如請戒衆兵曰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即以斧斫之既周視無有最後於馬院旁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枚何也亟斫之即大呼乃人爾遂獲妖人

章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歐陽公薦館職熙寧初歐公作史炤峴山亭記以示子厚子厚誦至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一投漢水子厚曰今飲酒者令編劄斟酒亦可穿衫著帶斟酒亦可令婦女環侍斟酒亦可終不若美人斟酒之中節也一置茲山一投漢水亦可然終是突兀此壯士編劄斟酒之禮也惇欲改曰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此美人斟酒之體合宜中節故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王荆公知制誥丁母憂已五十矣哀毀過甚不宿於家以橐糶為薦就廳上寢於地是時潘夙公所善方知荆南遣人下書金陵急足至升廳見一人席地坐露顏瘦損愕以為老兵也呼院子令送書入宅公遽取書就鋪上拆以讀急足怒曰舍人書而院子自拆可乎喧呼怒叫左右曰此即舍人也急足皇恐趨出且曰好舍人好舍人

歐陽文忠公在兩禁因赴李都尉家會至五鼓傳呼呵殿而歸至內前禁中訝趨朝之早呼歐公官使人密覘之知赴李氏集方歸明日出知同州執政留之甚力以修唐書為言方不行

光州有村民畢姓兄弟二人養母傭力又僱二人擔糞土得錢以養母盡孝道一日至食時僱者不至兄弟惶惑夜無母飯不知所為遂各擔籬遍村求售擔物無有也念母過時未食茫然四顧力乏枕擔於杏山觀前左句疑有脫誤忽一道士自觀中呼二人問其困睡狀起對以曲折道士曰我政欲淘廝

汝能從我至觀中

所疑劇字之誤

因指示其處二人共淘之皆若器

皿既視之皆金器兩擔光彩爛然二人亟尋適來道士已不復見問觀中無此色人因擔以示觀主聞之於官太守曰此汝得之物官難取也盡以給之二人變其業盡以置田遂為富人教子讀書京中進士第京生二子之才之翰皆為郡守天之報施昭顯如此

石曼卿與劉潛李冠為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將別語潛曰到官可即來相見尋約痛飲也既半載往見到倅廳門其間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既見謁者問知無官請衣襪潛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無復去之理我為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幾兩時胸中不勝憤典謁者言

通判歇息未敢傳坐幾三時餒甚忽報通判請贊者請循廊曼卿道服仙巾以就坐不交一談徐曰何來又久之曰何處安下有闕示及一曲客從旁贊曰通判尊重不請久坐潛大怒索去云獻湯湯畢又唱請循廊潛益憤趨出曼卿曳其腰帶後曰劉十我做得通判過否扯了衣裳喫酒去來遂仍舊狂飲數日而罷

蔣希魯守蘇州時范文正守杭州極下士王荊公兄弟時寄居於杭平甫尚布衣少年也一日過蘇見希魯以道服見之平甫內不能平時時目其衣希魯覺之曰因范希文在杭時著道服以見客平甫對曰希文不至如此無禮

諸先生者失其名杭州人舉進士當赴禮部間遇異僧慈上

座傳以易數云易有三術上者不可言中者猶足了死生證  
心地下者知象數休咎且言子當傳吾術足以資身不必仕  
宦蓋子命薄也遂授其術盡驗遂不復就省試又以授其子  
亦驗慈上座者別去曰他時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也後失  
其子章丞相當國必欲致之聲言吾已使人求得其子須來  
則面與之見先生遂往見章丞相大喜其學及問其子所在  
曰吾欲相見詐言之耳旦入朝薦其學以不肖赴舉為言詔  
特赴殿試先生驚悔走避丞相召鄉人赴殿試者令連結保  
鄉人泣請曰若忤丞相則我輩垂得一官而失皆子之致矣  
不得已赴試而犯廟諱丞相入奏斯人不欲仕故為之爾特  
置第五甲既悒悒不樂一日勉往置冠帶者極有士人風範

而

問之則胡釘鉸也驚問慈上座所在曰君既仕宦矣各行其  
志可也慈上座其可得而見耶先生固請往見之曰上座於  
人纔舉意則知之沈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先生益  
不樂失志得疾不俟注黃甲以疾還鄉而卒獨其書人猶得  
之號三宮易六過易晁以道得其書不可用

胡先生翼之嘗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隘吞  
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  
聞見則為有益於學者矣一日嘗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遊  
關中至潼關路峻隘捨車而步既至上關門與滕公諸人坐  
門塾少憩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湧而太華中條環擁其  
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

學者其可不見之哉

滕公嘗語人胡先生有人倫鑒在太學時如竇卞汪輔之一時學者數百人相隨每於衆中嘗稱譽安燾厚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貴如此數十次衆有不服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爾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須富貴者所用置之糞壤可乎人有瓦礫色者至多若瓦礫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衆人乃服其後安公三作執政初預政父母俱存官至觀文殿學士以終

恩官人學王書甚有楷法嘗書以示衆云書者一藝爾可以紀言紀事非道人之所游心知之不免生死不知不障涅槃有志於道者請事斯語

潁人沈士龍字景通高節獨行過於古人尤工於詩慶曆登科既改官以祕書丞為益州司錄會宋子京為帥惟事宴飲沈酒日夜衙前陪費多自經景通上書子京力言差役之害請減飲宴子京不聽又於本路轉運使趙抃閱道不行乞解官尋醫又不許遂挂衣冠寘本廳載其母去官子京遣人追之不回過關無以為驗景通言其情於關吏憐而義之聽其過關坐是勒停關吏亦得罪久之御史中丞韓絳言其非辜復官王荆公行復官詞略曰況爾之去官志於善乎後居潁元豐中卒

張君房字允方安陸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年八十餘卒平生喜著書如雲笈七籤乘異記麗情集科名分定錄潮

說胙說之類甚衆知杭州錢塘多刊作大字版攜歸印行於世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聲亦以文名世蚤卒有文集行於世常輕君房為人君房心銜之及作乘異記載白稹死其友行舟夢稹曰我死罰為鼃汝來日舟過當見我矣如其言行舟見人聚觀而烏鵲噪於岸倚舟問之乃漁人網得大鼃其友買而放之於江中乘異記既行君房一日朝退出東華門外忽有少年拽君房下馬奮擊冠巾毀裂流血被體幾至委頓乃白稹之子也問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後已觀者為釋解且令君房毀其版君房哀祈如約乃得去

裴鉞傳奇曰陳思王洛神賦乃思甄后作也然無可疑李商隱詩曰君王不得為天子半為當年賦洛神是也按洛神賦李善五臣注云曹植有所感託而賦焉則自昔已傳甄后之事矣至洛神賦曰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善注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此言感甄后之情已上皆李善之注語也善已言感甄后之情則此事益明然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則誤按甄后自為袁熙妻而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平袁氏納甄后至即位之二年黃初二年而甄后被殺時年二十餘而甄后死之年文帝已三十六矣謂文帝在位七年而年四十於黃初七年乃崩即黃初二年年三十六可驗故賦謂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者意非文帝匹敵及年齡之相遠絕故也此有深旨僕考之舊事知其明甚世說云甄慧而有色先為袁熙妻

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疾召甄左右白曰五官中郎將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此奴云云故孔融聞五官將納熙妻也以書與曹公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孔融博學謂書傳所記後見問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由是觀之不獨兄弟之嫌而父子之爭亦可醜也又按洛神賦序云黃初三年予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而魏志曰黃初二年甄夫人卒乃甄后死後一年作賦也故此賦託之鬼神有曰洛靈感焉又曰悼良會之永絕哀一逝而異鄉又曰忽不悟其所舍悵神霄而蔽光又曰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皆鬼神死生之語也魏志曰植幾為太子數矣而任性而行不

自雕勵又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詔曰朕於天下無所不容況植乎按此皆甄后死之年也惟李商隱詩再三言之有涉洛川詩通谷楊林不見人我來遺恨古時宓妃漫結無窮恨不為君王殺灌均注曰灌均陳王之典籤譖王於文帝者又商隱代魏宮私贈詩先於其下注曰黃初三年已隔存沒追代其意何必同時亦廣子夜鬼歌之流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僕意李義山最號知書意必皆有據耳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詩有曰班女恩移趙思王賦感甄輝光隨顧步生死獨搖脣

壬寅臘月鈔訖并校憶庚辰之歲湖賈攜舊鈔本至先為  
林宗取去自後更歷兵火此書尚存至辛丑歲偶語及之  
乃太息扼腕云破家子散失閱次年之冬同晤錢遵王話  
及明皇玉牒髹事錢出此書因借歸鈔之時無善書之人  
草草雜書云林宗本尚有五摠志附又不知何時得鈔之  
以成舊觀也葉樹廉石君識

默記

共計四十六頁

甲子七月十日信天翁校